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Hummingbird  
CLASSICS  
蜂鸟文丛

奥兰多

Orlando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 著

林燕 / 译



Hummingbird  
CLASSICS  
蜂鸟文丛



# 奥兰多

Orlando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

林燕／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兰多/(英)吴尔夫著;林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蜂鸟文丛)

ISBN 978-7-02-010877-0

I. ①奥… II. ①吴…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429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9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页4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3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77-0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Hummingbird  
CLASSICS  
蜂鸟文丛

## 弗吉尼亚·吴尔夫 (1882—1941)

英国女作家。其作品摒弃传统的小说结构，运用“意识流”手法，注重心理描写，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达洛维太太》《海浪》《到灯塔去》，散文集《普通读者》等。

《奥兰多》是一部带有浪漫色彩和自传色彩的小说，采用传统的叙述方式，一反以往作者对小说形式进行的种种实验。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是出身名门望族的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维塔本人是诗人，美丽、优雅、风流、大胆、世故，此前曾因继承权一案卷入官司败诉。如此一个原型，给了作家无限的遐想空间。于是一个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性别的人物诞生了！



弗吉尼亚·吴尔夫  
Virginia Woolf

##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使读者了解其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蜂鸟文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系列图书。

以“蜂鸟”命名，意在说明“文丛”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身形虽小，羽翼却鲜艳夺目；篇幅虽短，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碎片化”之今日，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小鸟”，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一丝甘甜。

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蜂鸟”将一只只飞来。愿读者诸君，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与“蜂鸟”相伴，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一月



## 译者序

一九二七年秋，四十五岁的弗吉尼亚·吴尔夫正值创作盛年。此前出版的《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奠定了她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地位。但十月里的一天，她在给女友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的信中写道：“昨天晚上我感到绝望之极……一个字也榨不出来，最后双手抱头，笔伸进墨水瓶，鬼使神差地在空无一字的白纸上写下：奥兰多——一部传记。写完这几个字，我全身霎时间沉浸在狂喜之中，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

一年后，奇幻小说《奥兰多》问世。据记载，吴尔夫称之为“写作者的假日”和“一个大玩笑”，由此可见她写作本书时的心情是多么轻松愉快。其实，吴尔夫早就考虑用笛福式的叙述方式写一部小说，也就是说，用传统的叙述方式，一反以往

她对小说形式进行的种种实验。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正是出身名门望族的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维塔本人是诗人，美丽、优雅、风流、大胆、世故，是当时有名的“女性同性恋”。此前，她曾为祖传大宅“诺尔”的继承权卷入官司，因非男嗣而败诉。如此一个原型，又与吴尔夫关系非同寻常，给了作家无限的遐想空间。于是一个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性别的人物诞生了。

奥兰多的故事，始于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终于一九二八年吴尔夫搁笔的“现时”，历时四百年。奥兰多先是一位天真无邪的贵族少年，因深受伊丽莎白女王宠幸而进入宫廷。詹姆斯王登基后，大霜冻降临，奥兰多偶遇一位俄罗斯公主，坠入情网，结果是失恋亦失宠，隐居乡间大宅。奥兰多从小迷恋文学和诗歌，莎士比亚的身影令他难以忘怀，设法与小有名气的诗人格林相识，不料又受戏弄，加之不堪忍受罗马尼亚女大公的纠缠，遂请纓出使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大火之后，奥兰多变为女子，离开官场，混迹于吉卜赛人之间。再后她返回英国，成为上流社会的贵妇，结识蒲伯、艾迪生、斯威夫特等当时著名文人。进入

维多利亚时代,为了继续写作,奥兰多只能与时代精神妥协,并嫁给了一位海船长。到故事结尾时,奥兰多已是二十世纪的获奖诗人,回到那贯穿全书、象征传统的大宅,来到大橡树下,回顾她对文学与诗歌的永恒的追求。

《奥兰多》付梓后,吴尔夫突然开始怀疑,担心它“作为玩笑太长,作为严肃作品又过轻浮”。但与她的担忧相反,本书出版后第一年就售出八千册,在当时可谓商业上的一大成功。吴尔夫夫妇从此摆脱生活的拮据,买了汽车,盖了小楼。虽说当时的很多读者,把《奥兰多》看作是维塔的风流逸闻的花边写照,但这部奇书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解释和评论空间。几十年过后,女权主义风起云涌,《奥兰多》在评家眼中,无疑是女权主义的先驱作品,有力地批评了女作家在文学史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和历来传记写作之偏向男性。后来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仅英美两国平装本各版的封面设计和英国在九十年代拍摄的电影,就引起过种种旷日持久的讨论和辩论。

我不是吴尔夫的研究者,只读过她的一些作品。在我看来,《奥兰多》虽算不上吴尔夫的代表

作,却是她最有魅力的作品之一,因为它以最有趣的方式,从最有趣的视角,深入且广泛地审视和探讨了两性在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关系。由于奥兰多兼具男女两性之特点,他/她所面临的问题和看待这些问题的视角都是男女两性的,由此给了男读者理解女性的机会,也给了女读者理解男性的机会。在经历了女权主义最富战斗性的年代之后,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承认,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必得建立在这种相互理解之上。当然,本书的真正含义,要由读者自己去解读。

我应出版社之约,着手翻译本书,是在二〇〇一年春。最初窃喜它不似吴尔夫的其他作品已有众多中文译本,乍读之下又不似意识流那般东拉西扯而难以捉摸。不料深入进去,才发现并非如此简单。且不说书中典故、隐喻、意象遍布,仅叙述的语气,把握起来也需下大功夫。全书从始至终使用了反讽的笔调,而这讥讽又非冷嘲热讽,反透着温暖的色彩,衬出吴尔夫对人性弱点的大彻大悟。

本来翻译任何作品,译者对作者文字背后所蕴藏的东西,就需时时揣摩,而吴尔夫又是个生活

在思想之中的人，即使如此一部奇幻成分很重的小说，她对传统、历史、时空、文学、诗歌，乃至人生和两性关系的思索和见解亦比比皆是。因此译她的书，必须钻入她的思想，想其所想，这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有时非得求助讲英语的人不可。幸而本书的大部分翻译，是在纽约完成，因而方便了我的请教。

吴尔夫的文字，非常讲究，真正称得上诗的语言，加之相隔七十几年，遣词造句亦与当代英文有所不同。许多词语，她为了写得好玩，信手拈来，而我从理解到找到贴切的中文，都颇费周折。对于当时英语中流行的长句，为了不妨碍中文的理解，只能拆句，又得避免切断贯通上下的“气”。

以上三点，让我深感把大师的作品移译成另一种文字之不易。幸有几位好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尽管他们不愿我在此处提及姓名，我仍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当然，《奥兰多》本身的魅力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常一边翻译，一边被吴尔夫的文字深深感动。我希望我的译文也能给读者同样的感受。第六章中有一段话，表达了奥兰多、亦是吴尔夫对文学与诗歌的追求：

萦回梦绕！我还是孩童时即如此。野鹅飞过。野鹅从窗前飞过，飞向大海。我跳起来，伸出胳膊想抓住它。但野鹅飞得太快。我看到过它，在这里——那里——那里——英格兰、波斯、意大利。它总是飞得很快，飞向大海，而我，总在它身后撒出网一般的文字，它们皱缩成一团，就像收回的网，我在码头上看到过的，网中只有水草；有时，网底有一英寸的银子——六个字。但从来没有捕到珊瑚丛中的那条大鱼。

或许我对译文的追求，也如那野鹅，可望而不可即，但我想，只要追求在，希望就不会泯没。

林 燕

二〇〇二年六月

# 第一章

他，这自然就表明了他的性别，虽说其时的风气对此有所掩饰，正朝梁上悬下的一颗摩尔人<sup>①</sup>的头颅劈刺过去。这骷髅，除了深陷的面颊和一两缕椰棕般干硬的头发，颜色很像只旧足球，形状也有几分相似。它是奥兰多的父亲，或许是他的祖父，从一个魁梧的异教徒肩上砍下来的。当年在非洲的蛮荒之地，月光下他们不期而遇。现在，这骷髅正在微风中不住地轻摆，因为这所府邸属于那位夺命勋爵，在阁楼上的这些房间中，微风回

---

①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公元8世纪成为伊斯兰教徒，进入并统治西班牙。

环往复,从不停息。

奥兰多的祖先曾在原野上驰骋,那是些开满常春花的原野,荒石遍布,流淌着神奇的河流。他们的刀锋所向,有无数头颅从无数肤色不同的肩膀上滚落下来,他们把这些头颅带回家,挂在梁上。奥兰多发誓,他也要这样做。但此时他只有十六岁,小小年纪,无法与父辈并肩驰骋在非洲或法国。他所能做的,惟有悄悄离开园中的母亲和孔雀,来到阁楼上他的房间,前腾后跃,操练剑术,剑刃划破虚空。有时,绳套被他斩断,骷髅落在地板上,砰砰作响。他只得心怀一种骑士精神,把它重新系好,悬到自己够不着的地方。于是,他的敌人咧着干瘪的黑嘴唇,冲他得意地狞笑。骷髅前后摆动着,因为这幢宅邸巨大无比,在奥兰多所住的顶楼,风好像被禁锢在其中,吹过来,吹过去,无论冬夏。绿色的壁毯和画面上的猎手也在时时晃动。自这些壁毯织就以来,他的祖先就是贵族。他们来自北方的茫茫雾霭,头戴王侯的冠冕。房间中央斑驳的阴影,和反射在地板上的块块黄色,岂不恰恰来自阳光映照下彩色玻璃窗上那个巨大的盾徽?奥兰多恰好站在盾徽的黄色豹身中央。



他伸手推开窗户,把手臂放在窗台上,手臂立即变成红、蓝、黄三色,仿佛蝴蝶的翅膀。那些喜欢符号、天生善于破解符号的人,可以观察到,虽然奥兰多线条优美的双腿、健美的躯干和端庄的肩膀都沐浴在盾徽的各色光亮中,但在窗子敞开的一刹那,他的面庞是沐浴在阳光中的惟一部位。这是一张纯洁无邪、郁郁寡欢的面庞。生育他的母亲有福了,因为永远不必生出烦恼;而为他的一生做传的人更应欣喜,因为不必求助小说家或诗人的手段。他将不断建功立业,不断博取荣耀,不断扶摇直上,也有人等着为他树碑立传,直到这一切达至欲望的顶峰。奥兰多的容貌,恰恰就是为这样的一生所预备。一层细细的绒毛覆盖在红润的脸蛋儿上,唇上的绒毛不过稍稍硬一点儿。秀气的双唇有点儿翘,遮住杏仁白色精巧的牙齿。鼻梁不大却箭一般笔挺,深色的头发,小巧的耳朵与头部正好相称。但天啊,描述青春之美,岂能不提额头和眼睛。奥兰多站在窗前,我们恰好可以直接看到他。必须承认,他的眼睛仿佛湿漉漉的紫罗兰,大得好像有一泓碧水充盈其间。太阳穴像两个光润的圆奖章,夹在它们之间的额头似大理